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  
第二十六回 開菊宴姑媳起嫌猜 謝瘟神閨房同笑語

話說寶玉因在王元家園裡彩菱，落水發腫，不能坐車回來，只得悄悄地叫焙茗去將賈政大轎抬來。門上蔡良聽見，隨即自己同了轎子過來，一面悄悄地叫周瑞上去回明太太，太太也駭呆了，只吩咐叫瞞著老爺，快些用心伺候去。那焙茗便依了寶玉，出了轎子，換上竹椅子，一直抬往瀟湘館來，叫李瑤先去通報。誰知瀟湘館的門兒關上了，李瑤隔著門告知緣故。碧漪便進去告訴黛玉，黛玉吩咐，叫送往別處去，不許開門。不一時寶玉到了，見不肯開門，便叫盡力打門。黛玉便走出來聽著，只聽見寶玉說道：「你們為什麼不敢打門，等我自已來，你們也跟著。那瀟湘館的門兒就吃了虧了，便像播鼓的一樣響起來。黛玉又好氣又好笑，便想道：「硬硬朗朗的會打門，病也有限，等他到寶姐姐那邊鬧去。」便教著素芳說道：「姑娘睡久了，鑰匙兒收了上去，只好請到薛奶奶那邊去吧。」寶玉打了一會子，也沒法，便說：「咱們而今就抬往薛奶奶那邊去吧。」惹得一群人遮著嘴暗笑，格支格支，重新將竹椅轎抬往寶釵處去。當下園裡一眾女人無不發笑，都說夜巡官兒綽來綽去，只少兩根竹板兒。又說上衙門請安，門包沒講妥，門上擋住了。嘻嘻哈哈，大家說笑。這寶玉到寶釵房門前，便赤著腳一步步挪進去。紫鵑、晴雯、鶯兒也來了，隨後王夫人、探春、李紈也來，單只黛玉不到。一簇人擠滿屋子，寶玉已經躺在寶釵床上。王夫人就坐在床沿上，晴雯便攜蠟過來，瞧他兩腿敷滿了兒茶，也看不出好歹，約料有些浮腫兒。王夫人便道：「你這個淘氣的，長得這麼大了，還這麼著，你就一生一世沒有上過船，咱們家池子裡現有幾個船兒，你愛住在上面也使得，怎麼到老王家去鬧這個把戲。」李紈便笑道：「寶兄弟，你彩的菱呢？」

探春也笑道：「寶哥哥，你栽到這個樣子，到底得了多少菱兒？」

王嬾嬾也抱了芝哥兒來道：「咱們小哥哥還沒有睡，來瞧他老爺。老爺彩得好菱兒，給他些玩玩。」

那芝哥兒也望著寶玉啞啞的笑，兩隻小手望著床上亂撲。王嬾嬾道：「咱們大家瞧，他真個的討菱角兒呢。」

王夫人便道：「芝哥兒，你上去羞他，問他臊不臊。」

晴雯就攜了蠟，引著芝哥兒看火去了。王夫人便問寶玉道：「你現在疼不疼？」

寶玉臊著說道：「起先呢原也疼，敷上了藥兒便止了，但則動不得，一動就疼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好好肉上剝瘡，自作自受便了，你明日打發人往衙門裡告假，也說這個沒料兒的臊不臊。到底誰告訴你這個方兒？」

寶玉道：「姜姐夫說的，親眼見過見效得很。」

王夫人笑道：「你而今得了這個方兒也不怕殘疾，不怕壞了性命，明日好起來你就再到老王家池子裡去鬧吧。」

寶釵道：「本來呢鬧得個不是分了，前日在園裡捉了蚱蜢兒，又放出個籠子裡的蠅蠅兒，把端午節下戴的艾人小健人兒騎上了，放在房裡滿地跳，惹得芝哥兒哭哭笑笑，到夜裡還在被窩裡打出來，又悄悄地捉個蜻蜓兒塞在晴雯袖子裡。哪一件像大人乾的事兒？」

王夫人道：「怎麼好，你們瞧，他在老子面前怕得那麼樣，背地裡這麼鬧。寶丫頭，你明日早上且替他洗淨了瞧瞧，到底怎麼樣，要請大夫不要請大夫？咱們只等他好起來，告訴他老子。」王夫人又道：「也不要再磨擦傷了，索性告訴賴升他們，回九這日咱們也不去了，他那園子裡的山子很多，不要這個淘氣的又去鬧出故事來。」寶玉只求不要告訴老爺。眾人就散了。王夫人回房，忽然想起：「眾人都到，唯有黛玉不到，量她只為了襲人，一個夫妻的情分兒通沒有，他栽傷了，到門不納，也不來瞧一瞧，哪有這個情理。我呢原不護了寶玉，只是你自己的局量兒窄些。」

王夫人近日本有些不然黛玉的意思，今又加了一倍。黛玉在瀟湘館原也憶著寶玉，不知他栽傷沒有，這會子再打發人去問，不要又長起他的志來。又想起：「王夫人等一定都去瞧他，萬一有人疑心我為了襲人的事兒存了心，我的名兒倒被襲人弄壞了。」又想起：「鳳姐兒從前待的尤二姐那麼著，而今寶玉身邊也不止一個人，我並沒有薄待了哪一個，便紫鵑也同我一心一意。這襲人給我的苦楚也很夠了，我倒肯仇將恩報，她反壞我的名兒，想起愈覺可恨。」從此早晨往上頭去，婆媳兩個都不接洽些。王夫人便打聽黛玉去瞧寶玉不去。誰知林黛玉到議事處走走，便向瀟湘館去了。王夫人心裡就不受用起來。寶釵卻來告訴王夫人說：「寶玉的腿不打緊，腫也退些，右腳大指上像腫得凶些，也還不礙。只是老爺前要遮蓋些，衙門裡也要告個假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這個我都妥當了，你且照料著些。而今旁觀的人多，還是你疼顧他些吧。」寶釵也就明白王夫人的意思。那些時，各人存了一個心，大家也鬧著寶玉，便無人稽查賈環。賈環便悄悄地出去走走，恰好碰著芸兒，一把手拉住，拉到家裡，彼此都怨恨著黛玉。芸兒便道：「三叔，我告訴你，便算咱們府裡吃了林家的飯，咱們榮府的產業，為什麼叫那府裡理二爺管？你難道不是老爺的親生？太太只偏護著自己的內姪女婿，也不問你是誰養的。你從前要配了理二爺子，敢則你這會子也管帳。你瞧著，這一個林嬾嬾好辣貨，她名兒包顧你一家，誰知她暗裡勾通理二爺，全個兒弄到自己腰裡去。好計好計，真個名實兼收。不過算起來，單欺你一個便了。」環兒便氣得跳起來，道：「咱們索性花完了它。」

芸兒道：「你使你的，誰禁著，咱們今日就暢快玩去。你前日瞧著王元家那麼熱鬧，什麼人都請遍了，單撿下你一個，寶二爺也鬧得好。」環兒道：「說什麼，人家扳了天通好，咱們一動就差的。」兩個說得合意，又千方百計地鬧去了。這榮府裡也沒人管他。寶玉睡了好些時兒，只望黛玉去瞧他。黛玉只暗裡著人打聽他好上來，益發不肯過去。王夫人幾遍的提起寶玉，黛玉總不置一辭，王夫人心裡越不適意。李紈、探春、寶琴等便悄悄地議論道：「自從寶玉回家以後，鬧了多少饑荒，才到得這個時候；從前寶玉完姻一節，千回萬折，真個說也話長，到了而今，算得諸事通好了，又鬧起這一節。就是襲人這個人，原是林丫頭自己立意要來的，倒也沒有瞧見什麼難為她，就是林丫頭諸色事情上，也很愛個名兒，又是厭煩著寶玉，幾次的攆他到別人房裡去，不像在這個上計較的怎麼忽然鬧出這些緣故，弄得上頭去意思意思的，上頭也存著個心。」

眾姊妹盡著的談她，黛玉也覺得了，便心裡越不爽快。到了重九登高之日，寶玉還不能起來，王夫人也懶懶的。倒是薛姨媽過來了，大家就聚到凸碧堂去。為這個所在，是大觀園最高的峰巒，古桂甚多，秋色最好。瞧這園子裡連綿縹緲的閣頂也比欄杆低了好些。在四面石洞中望去，但是羊腸細路曲折而下，那滿園裡竹樹花卉，望下去只似地上蒼苔，那些亭閣也只像撲在地上的飛鳥，通在下面。也為的太高了，怕有天風，這個堂前步簷推進去有一丈多深，窗上全用了五色玻璃，所以風雨起來裡面字畫掛幅吹不動。這日天氣清明，大家走到上頭擺席瞧戲，也說起老太太，大家歎息一回。王夫人心裡單只為了黛玉有些不歡，恰好戲文裡唱出《琵琶記》的書館，王夫人便道：「這位牛小姐地根兒賢惠，也是她愛這個名。從來說人的名兒，樹的影兒，一些不差的。」

眾人也隨和了。黛玉十分不悅。到了齡官扮了相約相罵上來，眾人都說這是她的拿手戲，從前娘娘也賞過的。這齡官唱到出神，黛玉也冷笑道：「丫頭們這樣利口。」王夫人也覺得刺著襲人，揭起舊卷，席間眾人都也明白起來。虧得葵官扮了大騙小騙上來，惹得滿堂大笑。戲文完了，又是幾套清曲十番，方才散席。偏是那幾夜的秋月皎潔得很，走到月亮地下抬頭一望，只像一碗冰水養著眼珠，澆進心孔似的。那些秋蟲，吸了白露，便盡著叫，同這些樹聲泉聲，都像月亮響出來的。黛玉心裡煩，便尋史湘雲閒話。黛玉指著月亮道：「可憐兒的嫦娥，從古來沒有人知道她是什麼人呢。」

湘雲笑道：「你又有什麼奇論了？」

黛玉道：「她必諫羿不聽，不忍見夏室之亡，故爾奔月。總是孤臣孽子，有苦無伸便了。」

湘雲笑道：「你是沒有什麼伸不出的苦呢。這月亮的好處，好在普天下照得遍，只怕各人心裡又有照不到的地方。」黛玉也默

默無言，只望著月亮嗟歎。那月亮偏像人定了眼珠似的，越射些精光出來。兩人直坐到三更始散。寶玉直到十月中旬方始出來，便到瀟湘館去。黛玉還只不理，寶玉十分悔恨。卻因寶玉要換小毛衣服，蔡良家的猜摸不著，便求寶釵替她剖明瞭，叫她上來，便將彩雲的事情說合來。寶釵如夢方醒，便道：「你而今就去叫襲人進來，便到我這裡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這襲人因怕蔣玉函瞧不上她，原想上去，聽見傳薛奶奶的話叫著隨即上來。一見寶釵，就哭訴了前節，又道：「我呢，敢怨著林姑娘？也只怨自己從前為什麼不死。也是奶奶同姨太太叫我出去的，今日不死不活，怎麼樣過這日子？」

寶釵掩淚道：「彩雲呢原也荒唐極了，但則林姑娘平日也不這樣，只怕內中還有隱情，日久自然明白。而今倒是寶二爺的皮衣要緊了。難道有了鑰匙不會開，無不過沒人猜准他脾氣便了。你只在這裡，等我往林姑娘那邊去了過來。」

寶釵便去了。襲人便托鶯兒悄悄地去哄了彩雲過來，千哀萬求地告訴她。誰知彩雲心裡另有一番主意，也是芸兒教環兒告訴她的。說蔣玉函的銀子很多，又是蔡良家的也擔了干係，他這兩個男的十倍也賠得上，咱們這點子多謝他的了。彩雲便說：「我也是被他纏得沒奈何，故此求你。你彼時不借也沒法，而今叫我怎麼樣。你不依，咱們便同去問他。」

襲人一則怕彩雲卸肩，二則為蔣玉函起疑，怕的同環兒講話，又被撞見的人傳到丈夫耳朵裡，越洗不清，如何肯去，只拉了彩雲約期。彩雲惱羞成怒，又怕寶釵來瞧著聽著，就說：「太太有事。」立起來走去了。眾人都抱不平。恰好寶釵回來，寶釵道：「林姑娘呢，平日也很愛個名，她的心也多，不像咱們好講。她並沒有告訴我，我若先說破了，倒像揭她的短兒。我只去問寶玉皮衣，她說襲人經手。我便說：『她也告假出去久了，誰容她懶懶的。我就去叫她上來？』林姑娘也說：『就叫她來便了。』你略坐一坐兒就去，只照常行事。我瞧她還存一個心呢。我臨走的時候，她笑說：『該到上頭去回了請她。』我說：『你屋子裡人問你要呢。』你這會子去，也要存個心。」

襲人謝了寶釵，先到怡紅院。紫鵲、晴雯還在帳房裡發付月錢對牌。襲人便同鶯兒到瀟湘館來，上去請安。黛玉也只應不應的，襲人便去料理寶玉皮衣。鶯兒便來陪了黛玉閒話，也談了許久。忽然寶釵請鶯兒過去。原來芝哥兒發了幾夜寒熱，請大夫瞧過，說像出痘子。這一天飯後，寶釵將紙拈子一照，像有些見了點。寶釵便將寶玉送往怡紅院，一面快請鶯兒過去商議。王夫人、李紈、探春、史湘雲、薛寶琴、刑岫煙等，隨後林黛玉、李紋、李綺先後過來。那芝哥兒只含著乳嗚嗚的哭。寶釵從未見過，甚不放心。榮國府為這一件事，也就大家忙起來，大夫也三四個一同出進，添了好幾倍的煩。忽然紫鵲在帳房裡歸起帳來，少了九百兩一號銀票，連忙按著字號往銀號查去。說是昨下午對票起了去了。紫鵲、晴雯便來回明黛玉。黛玉倒也不怪她兩個，只說：「從前理二奶奶的時候，只有自己作弊，沒有人暗算他。怎麼我手裡丟人？說是你們錯給人，我不信。況且我設了個呆法兒，天天上個四柱總，錯到哪裡去？你們且想想，這幾天誰來得勤些？」

晴雯道：「來得勤還有誰，只環兒罷了。」

黛玉冷笑道：「今日呢？」

兩個都道：「今日便不見面了。」

黛玉便歎口氣道：「怎麼好，告訴你兩個，不許響一聲，竟記在他的支簿上，我自自有道理。只往後嚴些便了。」襲人在房裡聽見，益發將環兒恨得切齒。也就大家服黛玉的度量，只猜不出她記在環兒支簿上是什麼意思。這裡一家子通鬧著芝哥兒的痘子，宮裡仲妃也幾次打發內官來問，又添了幾倍的煩。這襲人打量著環兒鬧得化了，連黛玉也不管他，怕的當物全丟了，遇空就逼著彩雲。彩雲不怨環兒，反惱襲人催逼，又見她重新進來，怕她將真情告訴黛玉，一直在太太面前回穿，不如先下手把她制了，就想許多主意，慢慢地往怡紅院來。恰好紫鵲、晴雯都在那裡，也敬她是太太身邊的人，兩個也慇懃相接。大家說起些舊姊妹的話兒，晴雯總有襲人在心上，便先說道：「彩雲妹妹，論起這個屋裡我原是攆出去的人兒，重新住進來也慚愧。」

彩雲道：「你有什麼慚愧，洗也洗得逼清了，誰還講得上你一個字來。」

紫鵲道：「這倒也是真的呢。」

晴雯道：「好妹妹，只要講一講就講上了。」

彩雲只管點點頭。紫鵲、晴雯見她光景可疑，便拉了問她：「近來又有人講什麼？」

彩雲道：「有是有呢，我不管罷了。單則人家待得這樣寬，偏要編出這些難聽的說話，壞人家的名兒，皇天也不依呢。」兩個聽了十分相信，紫鵲便道：「沒臉兒出去了，怎麼還使這個心。」

彩雲道：「沒臉兒出去，有勁兒進來，有頂上一層護身呢。罷了，罷了，我也不管閒事，不要招出是非來。我去了。」

彩雲就到寶釵房中伺候王夫人去了。晴雯聽了，如何忍耐得，就同了紫鵲來，一五一十悄悄地告訴黛玉。真個一個個字碰著黛玉心窩裡，黛玉也氣傷了簌簌地掉淚起來，也悄悄地道：「她既有頂上這一層護身，咱們也不便請她出去。怪道寶姑娘來說，原上是上頭的機關兒。我也道破了一句，不知寶姑娘上去回不回。她是個好好先生，上命差遣，她敢不依。上頭既然這樣行事，咱們且拿眼睛瞧著，要狂到什麼分兒，要咱們讓她也使得。」晴雯道：「很好的，咱們出了本兒僱冤家，讓她管這個帳房，很好。」紫鵲也說：「咱們當真的賠錢吃苦做什麼？」

黛玉這人始終愛名，卻禁住她兩個不許開口，黛玉心裡，便不由人似的冷下來。這晴雯生性爽直，受不得一點委屈，如何攔得住，便出進進退退字眼兒傷著襲人。可憐襲人正在過不得日子，朝朝暮暮死活無門，誰知暗地裡又著了彩雲一隻冷箭。從古孤臣孽子，出婦怨妻，每有此等苦況，也只傷個不了。自黛玉懶散不出去，那邊芝哥的痘子卻利害上來。這三四位大夫有一個姓曾的拿主，原也是一個熱鬧痘科，心也細，膽量也有，為的合家不放心，三十兩一天包著，也還要偷空出去應酬應酬。這曾大夫瞧見痘子不順手，擔著干係不小，便想了一夜，天明瞭上去細瞧。王夫人、薛姨媽、李紈、寶釵等也不避了，大夫細細地瞧了，便道：「老太太、奶奶放心吧，晚晝這會子瞧得准，拿定了恭喜收功。」

王夫人等齊聲道：「先生，咱們一家子仗的你，你只要替這孩子收了功，叫你一輩子遂意，你往後不行道也使得。」大夫就打一恭謝道：「多謝老太太，小爺的福氣大，只瞧後輩這一劑下去，包管就妙起來。」曾大夫走到外間，便寫出醫案，又斟酌了好些時候，就提筆寫了：人參、白朮、廣皮、茯苓、土貝母、銀花、甘草各等分，加大棗三枚煎服。大夫寫了方，告辭出去，眾人略略地放了心。王夫人也拉了薛姨媽往上頭去散散。王夫人悄悄地道：「襲人的話兒你知道了多少時兒？林丫頭還這麼著，關我什麼事，見了我面色也那麼著。這幾天更奇，一家子為的芝哥兒，誰也一天去走十幾遭，偏是她一步兒也金貴得很。這個又替寶丫頭什麼相干，又替這小孩子什麼相干，真個的好一個性格兒，還說早日間愛個名兒。這幾天，就便盡著的送些好人參過來，誰就等著她的參吃呢！」

薛姨媽聽了，免不得解釋解釋，心裡頭卻也有些嫌她。這時榮國府裡忙的忙，懶的懶，存心的存心，只有環兒趁著這個時候越發鬧得化了。聽檔兒、瞧戲、嫖娼，又是賭錢押寶，無所不為。那帳房偷的一票早已化完，又通了彩雲將王夫人的體己物事弄了好些出來。真個這位爺同了芸兒鬧得落花流水。也惹起多少人的議論來，說這榮府裡的東西，誰也算他不清。不出這一位爺，如何流通開去。又說印家那等家教，也還有這樣子弟。又說道本來政老爺的事情也煩，哪裡顧得到。你們也不要替古人擔憂，他就花一輩子還夠。環兒就連待父天年的借紙也寫了無數出去，實在可恨。這府裡林黛玉既然不管，誰還禁得住他。倒是薛姨媽時常回去走走，聽見環兒的風聲不好，恐怕鬧出事來，悄悄地告訴王夫人。王夫人只恐賈政護他，要想一字不提，又恐賈政埋怨，就趁空閒說道：「這幾天也很煩，環兒日裡頭不大見面，你也查查他。」

誰知賈政倒反說道：「我這幾天出出進進，倒瞧見環兒，單不見寶玉。」就叫：「寶玉、環兒。」偏生彩雲飛風地遞了信去，環兒隨即進來。寶玉偏沒有人寄信去。賈政只哼了一聲，也不叫寶玉，只說道：「你不長進的小子。單要我一個管，你替我出去。」王夫人聽了賈政的口風，又牽著寶玉，偏是寶玉不來，反不罵寶玉，明明是護短的意思，就想道：「憑他怎麼樣鬧饑荒，我只不

管便了。」王夫人心裡很不快活。虧得芝哥兒的痘子回謝了，身子很好，一家子也很喜歡。那曾大夫也發了一大宗酬儀。到了謝神這日，帳房裡也煩得很，虧的黛玉隔晚妥當了，而且預備著仲妃遣人出來，也一切辦得停當。黛玉也便一早晨起來，梳洗插戴，還恐戲班裡不道地，也叫人去吩咐了好些。巧巧的花錦叢裡鬧出個緣故來，忽然王夫人叫彩雲來，說道：「快些給二爺換衣服，宮裡有內宮到了。」

襲人就忙忙地拿了寶玉衣服上去。黛玉也就慢慢地上去，剛剛地走進堂屋，王夫人走出來，黛玉上去請安，王夫人便笑道：「勞動大姑娘貴步。」眾人都聽見。黛玉也很臊，一面想道：「我這麼著為人家，倒討個沒臉。就這芝哥兒的事，零零碎碎哪一件不費心，好好的清早晨，碰這釘子。」心裡正在不平，走進房裡，正見襲人在房中。黛玉就認定襲人有了什麼話，太太一說一聽，發得那麼快，就低低地說道：「咱們明日就讓人家。」

襲人聽了真個嚇死，也冤屈死了，就慢慢地一個人抹眼淚兒回去了。當下薛姨媽瞧出情形，平日也受過黛玉好處，就在中間調停起來，只說道：「大姑娘，這芝哥兒的事情，累得你了不得，無大無小，你就照應得那麼精細。今日的應酬繁雜，也不知你背地裡費了多少精神。只等這孩子大起來孝順你吧。」

一句話點醒了王夫人，她雖則為著襲人存心，這芝哥兒的事，也很虧她，清早上見面就給她一句，她又是極有心機的，也是我不檢點了。王夫人也就十分的誇起黛玉來。黛玉也明白王夫人的意思，上頭倒這麼樣，我怎樣倒反裝呆，也就慫慫起來。一家子見這兩個作主的人兒和好了，也來說笑話，扯順風，也就瞧戲喝酒。寶釵也感激黛玉，狠狠的拿酒勸她。黛玉鬱結了好些時兒，倒也開懷樂意。忽然想起，瀟湘館裡有受下許多賀儀，怕被環兒拿了。也不露聲色，只笑說：「換件衣服上來，這裡都不要等我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橫豎戲也快完了，你也乏得很，隨意散散吧。」黛玉便帶了素芳、香雪慢慢地回來，將這些東西一件一件開帳安放，等熱鬧過了，送交寶姑娘去。正在收拾將了，忽然柳嫂子奔進來，說道：「襲人姐姐哭著回去，關上房門，懸樑自盡了。他丈夫得信，在戲房裡奔回去，踢開房門，盡著救也救不轉。」黛玉嚇得心頭亂跳。再一會子，紫鵲也急急地奔進來說。黛玉也拭淚，也點點頭道：「曉得了，快快地救她。」紫鵲也忙忙地去了。這黛玉心裡，便有千言萬語似的說不出來。不知襲人的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